

月色如水

远方在哪里

她向往着城市的样子

纠结在生活里

走出去

是更大的天地

山月不知 心里事

沐儿
▼
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山月不知 心里事

沐儿▼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月不知心里事 / 沐儿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11-3600-6

I. ①山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3282 号

书 名: 山月不知心里事

著 者: 沐 儿

责任编辑: 贺 进

责任校对: 温学蕾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艺堂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600-6

定 价: 39.80 元

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沐儿，对外汉语硕士，旅居欧洲，喜欢瑜伽和徒步，热爱美食和旅行，脚印遍及三十多个国家。简书、十点读书签约作者，慈怀读书会专栏作者。不羡慕别人，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倡导简约生活，自由的时间是她最珍贵的奢侈。

个人公众号：沐爱一生（muai-13），已出版畅销书《幸福需要的钱，远比你想象得少》《世间唯有我的达西先生》。

好书推荐



内容简介

在山清水秀、充满灵气的天堂山脚下的宋家湾，有一户有着四姐妹的人家。在那样一个贫穷落后、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地方，她们应该怎样做，才能跟坎坷命运进行抗争呢？

里面的女子勤劳、单纯、善良。她们中有一味付出的，也有忍痛认命的，当然也有觉醒抗争的……

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，那样的一个家庭，那样的一个地方，那样的她们……所能做到的，所能选择的和所能得到的，会是怎样的呢？

书中有民俗风情，有艰辛的现实生活，有女性遭受的歧视，也有她们的成长觉醒以及奋斗！让我们带着好奇和疑问往下看吧，看山村美景，看民俗风情，看各色人生……



汇智博达公众号



汇智博达豆瓣小站

总 策 划：刘志则
监 制：李广顺 曾荣东
责任编辑：贺 进
责任校对：温学蕾
策划编辑：刘春玲
营销支持：周莹莹
团购热线：010-84827588
书友会微信号：bjbwsyh
美术编辑：胡彤亮
装帧设计：张合涛



目 录

- 第1章 夏 月// 1
- 第2章 送 养// 6
- 第3章 男 娃// 11
- 第4章 新时代// 16
- 第5章 进 城// 24
- 第6章 提 亲// 29
- 第7章 小路惊魂// 32
- 第8章 冷 月// 37
- 第9章 绝 望// 45
- 第10章 计 划// 49
- 第11章 逃 婚// 55
- 第12章 新 月// 60
- 第13章 愧 疚// 65
- 第14章 丧 命// 69





- 第15章 米香出嫁// 74
- 第16章 饿// 80
- 第17章 得意// 86
- 第18章 白云深处// 90
- 第19章 老储家// 95
- 第20章 绍鸿娶亲// 101
- 第21章 转校生// 105
- 第22章 窥视阴影// 110
- 第23章 中考前夕// 114
- 第24章 赚学费// 119
- 第25章 男同学// 123
- 第26章 明月// 127
- 第27章 情书// 132
- 第28章 暑假// 139
- 第29章 蠢蠢欲动// 145
- 第30章 各奔东西// 152
- 第31章 轮回// 160

- 第32章 朝 阳// 167
- 第33章 福兮祸也// 172
- 第34章 来 信// 177
- 第35章 心太软// 182
- 第36章 残 月// 186
- 第37章 祸不单行// 193
- 第38章 虐心手术// 198
- 第39章 日 子// 203
- 第40章 变 脸// 208
- 第41章 患得患失// 214
- 第42章 背 叛// 218
- 第43章 幻 灭// 224
- 第44章 要强大// 232
- 第45章 法庭见// 237
- 第46章 满 月// 242
- 后 记// 247





第1章 夏 日

那是1974年的夏天，一个晴朗明亮的晌午，天堂山脚下淠河村的男人们，跟往常一样，无精打采地在庄稼田里劳作着。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水田里的稻子已经开始抽穗……虽说今年风调雨顺，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，但是这些庄稼汉们仍恹恹地打不起精神。因为大集体、吃大锅饭，收成再好，还是吃不饱。

天堂山这个地方，如同它的名字一般，是个景色奇美的好地方，海拔1729米，是大别山的主峰，人称“小黄山”，自古还有“吴楚东南第一关”之称。四周群山环抱，郁郁葱葱，可以北望中原，南眺荆楚。若是爬上山去，环视四周，颇有一览

众山小的气势，特别是在雨过天晴的时候，在山上欣赏云海，更是波澜壮阔、气象万千。

可是，这些在天堂山土生土长的农民们，哪有那个闲情逸致！人们挣扎在填饱肚子的生死线上，老人们只是对着这大山发愁，抱怨这大山阻挡了外面的世界，上山的羊肠小道歪歪斜斜，泥泞不堪，让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，谁还有心情爬上山顶去看风景？

本书的主人公米燕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，充满灵气，同时也充满贫穷和抱怨的地方——天堂山脚下湮河村的宋家湾。

据说母亲在生下她之前，还在屋后唯一的一棵枣树下打枣子。家里有三个女儿，由于营养不良，都有些面黄肌瘦，这些枣子让她们垂涎已久，可是母亲说，一定要等到枣长到十成熟才可以摘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于是这三个女娃子，只好每天“望枣兴叹”，巴望着枣子早一点儿变红。如今，枣刚刚红了尾巴，母亲估摸着肚子里的娃就在这两天也要出来了，趁自己还能活动，赶紧背个大背篓，提根竹竿，带上三个女儿去打枣子。

这三个女娃子，一个12岁，一个9岁，一个6岁，兴奋的脸蛋上难得地透出红晕。要知道，在这样的山沟沟里，除了野果子，农民们很少能吃到水果。这里，除了稻田、麦田，还有一大片桑叶地，三个女娃子平时除了桑葚，能吃到的也就是这蜜枣了，所以此刻她们的欢喜兴奋之情可想而知。

12岁的大女儿也拿了竹竿，帮着母亲打枣，两个妹妹迫不及待地捡了起来。枣子偶尔掉在她们的头上，咯噔咯噔地响，虽然被打得生疼，但两姐妹一边嘻嘻哈哈哎哟哎哟地叫着，一边摸摸头赶紧继续捡。蜜枣那么脆、那么甜，这点疼算得了什么！她俩一边捡，一边不时地把枣儿在脏兮兮的袖管上擦一擦，一下子就塞进了嘴里，遇到又大又红的，她们就会跳着蹦着送过来给母亲和大姐尝一尝。

但是快乐很快就被恐惧所笼罩，因为母亲突然捂住肚子，只一瞬，密密的汗珠就从她惨白的脸上滚落了下来，她缓缓卸下背篓，忍着痛说：“恐怕是要生了。”

老大和老二赶紧扶起母亲回家，老三恋恋不舍地又捡了几个枣儿，也跟着母亲和姐姐往家去。大女儿隐约还记得老三出生时的情境，她把母亲扶到床边，就一溜烟地跑去隔壁，找小奶奶来给母亲接生。

小奶奶端起早就准备好的筛子，筛子里放着纱布、剪子和搓好的棉线。她蹑着小脚，来到西头侄儿媳的卧房里，好在房间靠北有个窗户，屋子里还不算昏暗。

母亲疼得大喘气，在疼痛的间隙，她担忧地对小奶奶说：“婶啊，如果这个再是个丫头，可怎么是好啊。”小奶奶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大女儿就抢先说道：“娘，你就甭操心了，丫头就丫头，我们帮你带。”母亲望了大女儿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你懂什么啊。”小奶奶也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嫂啊，这生丫头还是生男娃，我们女人也没办法啊，都是命。



唉！”母亲摸着肚皮，眼神里充满期待：“该是男娃吧——怀这个娃的时候，跟前三个都不一样，天天在肚子里抻胳膊蹬腿的，没个停歇……”

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，连生了三个丫头之后，三年前倒是怀了一个男娃，可惜六个月的时候流产了。她虽然外表柔弱，性格却很倔强，背着人，她把眼泪都哭干了，丈夫是独苗，如果不能给他生个儿子，那么这一家就绝了香火。她今年已经39岁了，在农村，很少有这个年龄还生娃的，而且，计划生育已经开始，好多比她年轻的都去公社的医院放置了节育环，可是，她还是想再最后努力一次。谁知道呢，说不定就来了个男娃呢，若还是丫头，那也就只好认命了。

“使劲！再使一把劲！已经看到头了！这头发，浓密得很哦！”小奶奶一边指导，一边准备着剪刀，这把剪刀还带着锈迹，不过已经“消毒”过了——小奶奶把剪刀在煤油灯上烧了烧。母亲的几个孩子，都是她接生的，母亲对她很信任。

“哇”的一声啼哭，孩子落地了。母亲顾不得疼痛，慌不迭地问小奶奶：“男娃还是女娃？”母亲的声音里满是期待，又含着不安。小奶奶没说话，扭过脸抹眼泪，母亲全明白了，两行清泪顺着她的鼻翼流到嘴里，跟盐巴一样咸。

小奶奶把锅烟灰捂在初生娃娃的肚脐眼上，用纱布缠了几道，又用热水囫囵洗了洗，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包被把娃娃包好，包被上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，估计是前面三个丫头出生时用过的。

母亲接过婶婶递过来的娃，瞅了一眼她的小脸蛋。虽说怀孕的时候缺油少盐，经常挨饿，这孩子倒是胖乎乎的。“你这个苦命的丫头啊，你爹估计是不会待见你的喽，你三姐出生的时候，他就连看都没有看一眼。”母亲看着襁褓里什么也不懂的孩子，半是担忧半是怜爱地自言自语。

母亲拢了拢头发，用一条手帕包住头，她清楚月子里不能受凉，她也知道月子里不能流泪，可是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流啊流……一半是失望，一半也是为娃娃们的将来担忧，小奶奶也坐在床边，陪着她流泪。

母亲无声地哭了一阵，擦了擦眼泪，之后无奈地轻声吩咐大丫头去告诉爷爷，又是个女娃，让爷爷给起个名字，爷爷是退休的大队书记，又是老共产党员，在村里德高望重，母亲对他很是敬重。

大孙女从母亲卧室出来的时候，爷爷正抱着他的茶壶在厨房里焦急地踱步。听说又是个丫头，心里比儿媳妇还难受，他老伴死得早，就这么一根独苗，他把这根独苗从7岁拉扯大，为了不让这独苗儿子受委屈，自己一辈子没再娶。可是现在，这最后的希望也没了，眼看着这支香火就断了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都是命啊，儿媳妇贤惠，对他尊敬孝顺，他也不忍心再责怪她。

爷爷忍着失望，听着屋檐下燕儿恼人的叫声，说：“就叫米燕吧。”他心里想的是，一会儿儿子回来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心里该有多失望！



第2章 送 养

米会计从队里做完工回来，看到家里人的表情，也就明白了：一定又是个丫头，如果是男孩子，他们早就吆喝开了。他摸出旱烟袋，蹲在打谷场边上，吧嗒吧嗒地吸起旱烟……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他的轮廓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，唯有烟袋窝里点着的烟丝，随着他的吸吮，一明一暗。

直到天完全黑了下來，萤火虫开始打着灯笼飞来飞去，稻田里的青蛙也开始呱呱地叫起来，米燕她爹还是蹲在那儿没挪窝，机械地往烟袋窝里按烟丝、点火。

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。本来他已认命，可是妻子非要坚持再努力一把，这一回怀孕，与以往都不一样，他们夫妻俩都

以为会是个男娃，可结果……

他想不明白菩萨为什么这么对他。不管谁有困难，他都热情帮忙，一个生产队里，这一辈里只有他识字，于是就自告奋勇当了会计。他白天跟大家一样做工，晚上还要加班给队里记账，一到过年的时候，全生产队家家户户的对联都是他帮忙写，经常忙到半夜，冻到手指僵硬……可是，上天居然让他……他仿佛能听到大家同情的叹息声：唉，米会计一家算是完了，没人继承香火了。

唉，罢了，罢了！人怎么也较不过命啊……

约莫个把钟头后，他终于站了起来，把烟袋在布鞋底子上磕了磕，冷着脸进了屋。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，米会计很少说话，也很少笑。有什么可开心可笑的呢？他爹送他学私塾，他读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“四书五经”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可又有什么用？现在他的光景，在队里算是末流的，他现在最最希望的，就是能有个小子，以后帮他一起挣工分！

12岁的米英和9岁的米香正在灶台上忙碌着，她们按母亲的吩咐正在做饭。米英已经非常懂事，她给妹妹洗尿布，伺候母亲，黄昏的时候去生产队领了今天的蔬菜，现在又手忙脚乱地给全家人做饭……好在米香现在也可以帮忙了，她个子矮，够不到灶台，米英就给她搬了个小板凳放在灶台边。

6岁的米军看到父亲阴沉着脸，吓得窝在灶台边不敢说话。米军在这个家里，是最没有地位的：第三个女儿，爹妈不疼，爷爷也不稀罕了。她之所以得了米军这么个男孩子一样的名



字，是因为爷爷希望天天唤着男孩的名字，能招个弟弟来……可是，事与愿违，虽然米燕她娘接下来的一胎确实怀了个男孩，但是却流产了。六年后存活下来的，还是个丫头。

米英和米香做好了饭，先给爷爷和爹各盛了一碗，才给母亲盛好送去。可怜的米燕她娘，坐月子也没什么吃的，几天前队里照顾她，给她分了15个鸡蛋，她交代米英，留下5个给爷爷和爹下酒，剩下的10个，她每三天吃1个就行了。

米英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按娘的话做了。她知道娘这样做有她的道理。

晚上，米会计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开口了：“她娘，把这个丫头送人算了，养那么多丫头有什么用，还多一张嘴要饭吃。”

“你说送人就送人呗。”米燕娘叹了一口气，心酸地说：“家里负担重，这又来个丫头……唉……送人可以，不过你可得给她找个好人家。”

“小姑家怎么样？她家生活条件不错，只有一个男孩，如今计划生育紧，她已经去上环了。”米会计说的是他的堂妹、小奶奶的小女儿家。

“她那个男娃金贵得跟宝贝似的，才1岁，还在喂奶呢。我米燕去了，哪有奶喝？不中。”

米会计又提议了几家，可是都被米燕娘否掉了。有的是家里太穷，有的是想抱养去当童养媳的。

“我9岁来你家当童养媳，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。我的

丫头，可不要她再给人家当童养媳了。”米燕娘平时都依着丈夫，可是，她若为什么事坚持起来，米会计也拗不过她。

最终，他们决定把米燕送给邻村的姜家。姜家男主人是个老中医，开个小小的中药店，老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，已经长大成人，现在想要领养个女儿，以后头疼脑热的，有个照应。

姜家来领人的那天，米燕刚刚满月。本来熟睡着的婴儿，被姜家女人抱过去的那一刻，忽然声嘶力竭地哭起来，她像是似乎明白，这是要与娘亲离别。

米燕娘的老泪，止不住地流啊流。她早把所有的旧衣服、包被、尿布之类收拾妥当，放在一条床单里，扎好了，把那床单打成的包袱递给姜家女人，抱回米燕，又给她喂了几口奶。米燕回到母亲的怀里，吃了几口后，就又安稳地睡了。

姜家女人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委婉地亮出了她的观点：“抱养的娃儿，最怕的就是总想着回她亲娘那儿……我们以后最好不要走动得太勤，免得娃娃以后跟我们不亲……”米燕娘一边抹泪，一边点头表示同意。

姜家女人转身要走的时候，米燕娘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，匆匆跑回房间，从箱底找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是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她把项圈塞进姜家女人手里：“这是我娘家陪嫁的，其他再无值钱的东西，你收好了，等我燕儿长大了，给她戴上。”

同为母亲，姜家女人理解米燕娘的心情，她收下银项圈，使劲握了握米燕娘的手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这丫头的。”